五百家註柳先生集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二

賦

佩韋賦 并序

童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韋皮絕喻緩也絃弓弦喻急也事見韓非子補註黃曰佩服之設非以為觀美法象以成己也玉佩取其德玦佩取其斷觿佩取其解紛象環佩取其立義已所不足時觀其近思之亦可以長善而救失故曰佩柬之旗今子厚所行者枉道而柔從而取象於軟熟之韋不亦以水濟水乎嗚

呼果有意於比物醜類則宜易以董安于之弦韓曰據集有與呂溫書云白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户堦室此貞元末事也時公頗學中庸見於文字者甚多賦亦當作於貞元二十年後與○韋音雨非切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即壯之作即一則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並見題註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分塊天質之慤醇上苦角切下音淳　日月迭而化升兮寤遁初而枉神寤子鴆切枉一作柱　雕大素而生華兮華猶

薄也生一作成汩末流以喪真汩古忽切睎徃躅而周章兮睎孫曰睎慕也周章不決兒慵倚伏其無垠孫曰慵迷惑不明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垠垠堮也○慵牟孔切又毋亘切世既奪予之太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蠻縱吏而不揚縱吏猶勉強也註見貢符縱子勇切吏音勇猶悉力而究陳兮蒦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兮嵩音中岳也息中切瞰中區之殭理瞰下視也苦濫切闚橫萬里而極海兮頹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兮恟憂恐也躑躅躑躅行不進兒恟許邛切音凶躑躅直炙切躅除玉切惡浮詐之相詭思貢

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孫曰競強也詩執競武王探先哲之奥謨兮奥於到切攀往烈之洪休曰沈潜而剛克兮補註書洪範曰沈潜剛克固讜人之嘉猷讜直言也音黨嗟行行而躓踣兮集註行行如也躓跲也踣蒲墨切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修孰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于伐國韓曰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孫曰董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

言何為至於我哉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孫曰定十年穀梁傳公會齊侯于頰谷孔子相焉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家語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蘭誶頹以詷秦兮入降廉猶臣僕韓曰秦趙會于河外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相如復請秦王鼓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為一擊缶趙王歸國以為上卿廉頗曰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必辱之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降謂下也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萑蒲以屏匿孫曰氏昭公二十年子太叔游吉也左子太叔為政

不忍猶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崔苻之澤太叔悔興徒兵以攻之崔苻之盜少止崔音凡苻即音蒲劇扳刃于霸侯兮退匊匊而畏服韓曰劇曹沫也左氏穀梁作曹劇齊桓公與魯會于柯而盟劇即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劇曰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劇投其匕首下壇就其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匊匊謹也博雅云謹敬之兒○劇居衛切匕匊六丘弓二切又弓穹二音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勗孫曰詩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勗勉也○勗子玉切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即而蒙辜孫曰文五年左氏陽處父聘于衛過甯甯嬴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處父羽復心以盭志兮首身離而不懲韓曰羽既敗垓下乃自刎而死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等五人各得其一體愎狠也盭戾也○復蒲逼切盭音戾雲岳圖岳而專强兮果黜志而乖孫曰前漢朱雲傳五鹿岳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岳長角貌成帝時雲嘗言公於朝願賜尚方斬馬劒以誡佞臣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上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逢比于遊于地下足矣未知朝廷何如爾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之上意始解自是遂不復仕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就陵韓曰前漢陳咸其父萬年嘗病名咸教咸于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咸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遂

不復言萬年死元帝擢為御史
中丞後以言石顯事髡為城旦治訐諫于昏朝兮名崩
弛而陷誅韓曰左氏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
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訐告也○
通于夏姬皆衷其衣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
許居
列切苟縱直而不羈兮乃變罹而禍仍羅鄰知切
仍一作俱歷九
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韓曰漢王陽為益州刺史
行部至邛崍九折坂嘆曰
吾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
此險曰九折者言其險也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
不能廣守柔以允塞兮抵暴梁而壞節韓曰梁冀鴆殺
質帝李周胡廣
趙戒杜喬皆以清河王蒜宜
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明日冀會公卿意氣凶凶言

辭激切胡廣趙戒皆畏憚曰惟大將軍令而固與喬堅守本議冀激怒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遂杜塞李固杜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廣戒得書悲慙皆長噗流涕廣即謂胡廣也家搞譙而温美兮脅子公而喪哲孫曰宣四年左氏公子宋與子家謀討鄭靈公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戕靈公搞與揮同義師仁而惡狠兮遂潰騰而滅裂孫曰義宋義韓曰翟義也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子信為天子自號大司馬舉兵討之莽遣將攻之義不勝與劉信棄軍庸亡捕得尸磔東都市夷滅三族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祭其何補韓曰李斯相秦為趙高所譖將腰斬咸陽市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徐偃系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 諱曰張華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諸侯服從周王使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其民為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

桑弘和而却武兮漁宗霸而國舉 桑弘和一作乘桑知名字不同事不可得而考

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 韓曰史記吳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酒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使專設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設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設諸公子光遂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而自立為王任柔一本作仁柔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 韜義于中 韜音叨 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

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
孫曰亂理也所以重理一賦之意韋之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
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追一作進

揚雄酒箴晁太史云雄以諷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徼一旦棄
碌為甕所轀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
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嘗為國

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瓶賦

補註東坡云楊子雲酒箴有問無答子厚瓶賦蓋補亡耳予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矣太史无咎取公此賦書之以詞曰昔楊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託車而瓶以疎遠居井而羸此雄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之潔以病已无為鴟夷之旨為反騷非反也合也今附酒箴于此篇首以愚人蓋更相明亦猶雄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 韓曰鴟夷見史記越世家范蠡自號鴟夷子皮註云益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又蠡本傳註則云若以盛酒之鴟夷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不忤於物 鴟夷蒙鴻墨螢相追 韓曰墨樽也螢缶也墨音雷螢音營字本當作罍一本作罃罃亦樽名音假 諂諛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 喙口也吁穢切 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頹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 上倪堅切下音嗤 已雖自售 音壽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眉 童曰前漢酒箴註云眉井邊也若人目上之有眉作湄字者非 鈎深挈潔 挈酌

也淡泊是師和齊五味齊才詣切寧除渴飢不甘不壞欠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絶身破韓曰說文云綆索也音梗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傲戇一時傲求也戇幸也傲古堯切戇音冀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牛賦

韓曰公之貶賦牛賦其辭皆有所託當是謫永州後感憤而作補註東坡云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為甚乃書子厚牛賦遺瓊州僧道贇使曉諭之即書此賦也

若知牛字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草踈厚牟然而鳴孫曰說文牟牛鳴黃鍾滿腔韓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黃鍾謂土也腔項也抵觸隆曦音義曰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孫曰詩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箱車上之器可以盛者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蹙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童曰說文云尻脽也。尻苦刀切或穿絨縢上苦咸切下徒登切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為切倫服逐驚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蔌

自與藿豆葉敬豆也藿音霍騰踔康莊韓曰康莊大道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辟避也童曰項羽叱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頻亦切善識門戶終身不惕卄雖有功於已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斛崇賦并序

童曰崇禍也音竦

柳子既謫韓曰公永貞元年為禮部員外郎以附叔文出為邵州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猶懼不勝其口筮以亥遇干之八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

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韓曰太玄干以準易之升次八
吐水君子以解祟也註赤舌焼城吐水于瓶測曰赤舌
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玄謂九也兌為口舌八為木
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
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由生矣喜而為之
賦

胡赫炎熏熇之烈火兮熇呼酷切赫火氣也虚驕
牙上殫飛而莫遁殫極也單遁徒困切殫音
枯而四海滲涸兮滲漉也涸竭也上所禁
切下音赫鸛又胡故切紛揮霍而妄
遮韓曰揚雄傳淫淫與與前後要遮。要伊消切
風雷唬唬以為豪籥兮孫曰老子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註橐音託籥音藥回祿煽怒
能有聲○唬呼交切又音虓號囂音囂回祿火神煽也喊也呼也呀張口貌
而喊呀韓曰回祿火神煽○煽音扇喊呼咸切又虎覽切呀虛牙切炖堪
輿為廠鐓兮童曰堪輿天地也炖風而火盛貌廠禹屬
鐓燒器也○炖他昆切廠語蹇切又平聲
鐓音敦
熬熬雲漢而成霞張曰熬熬憂貟羈熬儒劣切鄧林大椿不
足以充於燎兮孫曰列子夸父逐日道死其杖化為鄧
林鄧林廣數千里焉莊子上古有大椿
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一本無於字倒扶桑落棠轇轕而相交孫曰
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一日
居上枝皆戴烏韓曰淮南子曰出於暘谷登於扶桑入
於虞泉童曰轇轕雜亂貌靈光殿賦云轇轕無垠廣大貌也東京賦云釴戟轇又楚辭云騎轇轕

而雜亂兮雜亂貌也○鞫音鵴膏搖脣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跪韓曰掉舌字見史記蘇秦掉三寸舌範華也○範披巴切沃無瓶兮撲無篹篹帚也旋芮切又徐醉切金流玉鑠兮韓曰說文鑠銷金也宋玉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鑠式灼切音爍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巳而燠物愈騰沸而骰齕童曰骰脚腰也齕大齧也上苦交切下客牙切一本作骰齕吾懼夫以灼爛炙滅之為禍往搜乎太玄之奧孫曰太玄經之秘奧也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遹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孫曰

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嚮呼各切燎音了夫何長喙之紛拏長喙赤舌也○拏女加切今汝不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諱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烏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傒盛氣而長嗟傒向也傒一本作素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泠風濯熱孫曰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以清源滌瑕垢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孫曰老子是謂盜之夸非道也哉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孫曰以太清為玄冕以至道為瑤華也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瀏水清深貌力周切始彼狙雌倏施而以祟為利者夫何

為耶

懲咎賦

韓曰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憫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蓋為永州司馬時作也補註晁太史取此賦於續楚辭序曰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塩厄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齒之有懲兮踰前烈而不頗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謁

而莘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韓曰驟云日康娛以自
恣兮繫縻一本作擊摩邀嘉
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韓曰揚雄曰天地未分
睢睢盱盱睢睢盱盱荒忽不
可考信也○睢火規切盱音吁下駭詭而懷私駭一作駮
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
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
萬類芸芸兮孫曰老子夫物芸芸各歸
其根註芸芸華葉茂盛也率由以寧剛柔
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登進也白黑濁清臨乎大
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韓曰訏大也謨謀也
詩訏謨定命訏音吁

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炯一作耿
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
專茲道以為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
黨之不淑兮孫曰吾黨謂王任叔文之屬也遭任遇之卒迫卒讀曰猝勢危
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孫曰天地否隔謂順宗有疾憲宗監國之際欲
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
然而互嚇韓曰嚇怒也又口拒人也莊子仰而視之曰嚇音赫又呀虛牙切互字一本作予
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腊潤乎鼎鑊韓曰說文鑊鑊也音穫幸皇鑒

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 孫曰漢書印何纍纍綬何若
為邵州刺史 那永貞元年九月公初貶
○纍力追切 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 孫曰
十一月公再貶 是年
為永州司馬 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 韓曰
無人非 莊子
無鬼責 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麋麚之不息 童曰麚
麚也麚
說文云牡鹿也以夏至解
角。麚俱倫切麚音加 淩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
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遭日霾曀以昧幽
兮童曰爾雅云風而雨土為霾釋名曰霾晦也
詩終風註云陰而風曰曀。霾音埋曀音翳黕雲涌
而上屯 韓曰黕青黑色也屯聚也列子望之
如雲屯。黕於糾切黕字一本作玄暮屑霧以淫

雨兮 窣雨聲 蘇骨切 聽嘽嘽之哀猿兮 衆鳥萃而啾號兮 沸洲渚以連山 漂遥逐其詎止兮 逝莫屬余之形魂 攢巒奔以紆委兮 張曰小山上銳曰巒音鸞委于鬼切 走水平伏曰淪漣水退兮盪洄汩乎淪漣 韓曰水動也○汩音骨又越筆切 際窮冬而止居兮 羈蠹棼以縈纏 棼扶分切 哀吾生之孔艱兮 循凱風之悲詩 韓曰詩凱風美孝子也 罪通天而降酷兮 不殛死而生為孫 曰元和九年公之母盧氏卒于永州 逾再歲之寒暑兮 猶貿貿而自持貿貿昏也音茂 將沈淵而隕命兮 詎蔽罪以塞禍 惟滅身而無

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絶兮劃忽麥切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坎可二音曩余志之修謇兮韓曰楚辭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又曰吾令謇修以為理註好修謇謇奔異之節俗本作修騫誤今何為此戚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薄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哉哉却驚棹以橫江兮泝陵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蠆之有懲兮踐前烈而不頗韓曰楚辭修繩墨而

不頗。頗音坡。死鑾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
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韓曰賦云肆余目於湘流兮蓋在永州時作
又云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云云顧余質愚
而滅齒兮云云當是四十以前
也其諸元和五六年間作歟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韓曰騷云紛
逢尤以離謗氣沉鬱
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嘗流孫曰騷云攬茹蕙以掩涕
切霑余襟之浪浪。浪音郎嘗
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

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
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騏驥期冀駑駘以為
驕騁駑駘音奴臺騎一作啙玄虬蹶泥兮孫曰虬龍無角者莊子曰
蹶泥則沒足滅跗○蹶音厥切畏避黿鼉童曰黿鼈屬鼉蝦蟇也鼈亦黿屬黿與蛙同
幽○黿烏丸切鼉武幸切一本鼈作蜃行不容之崢嶸兮崢助耕切嶸音宏
傳云朝廷亡有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上口賄切下音磊貿魁壘而無所隱童曰前漢鮑宣
鷙嘯聲而厲吻心沉抑而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
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韓曰湘水出零陵北入江零
陵永州也九疑山名湘中記

云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云。垠音銀巖曰文穎云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相傳以為舜所葬也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疑

華幽而野宛兮世莫得其僞蒼梧鬱其蜚雲蜚古飛字重

九疑是為零陵山海經曰蒼梧山韓曰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孫曰汲冢書禹逐舜終蒼梧之野

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韓曰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司馬子蘭所讒賦離騷九辯九章投汨羅而死。悁規緣切

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窺艱窺音邈一作眇

列往則以考已兮指丰極以自陳登高岳而企踵兮臨流水而太息太息苦愛切

瞻故邦之殷轔上音隱下音隣山水浩以敝虧兮路蓊勃以楊氛蓊烏孔切

廬頹而不理兮鬐丘木之榛鬐一作計切塊窮老以淪放兮
匪魑魅吾誰隣韓曰史記舜流四凶族于四裔以禦魑魅○魑丑知切魅音寐仲尼之
不惑兮有垂訓之篤言童曰論語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孟軻四十乃始
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責童曰孟子我四十不動心黜責北宮黝孟賁也見公孫丑上
黜伊紕切責音奔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孫曰貞元七年公年四十時猶未也宜
觸禍以阽身韓曰阽危也楚辭阽余身而危死節兮矐余初其猶未悔○阽音鹽知徙善
而草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
夫茲川韓曰上文皆言湘中事茲川意謂湘江也湘水禹貢不經見此公所謂曾莫理夫茲川也耶

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乎衡山 韓曰衡山南岳也見周禮職方氏矣公謂殷周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 余因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濼以墳沏兮濼魯皓郎到二切沏如倨切 蒸沸熱而恒暳戲鳧鸛爭中庭兮 鸛音灌 簫箾生於堂庭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 樊曰楚辭雄虺九首註虺蛇別名也毛詩為鬼為蜮陸機疏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令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中有射工蟲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此虺也○虺許偉切狐音弧一作弧 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

軀之敢殀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益乎暴愆

夢歸賦

童曰公在永州懷思鄉閭而作也

羅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洫兮洫水凝也張曰莊子曰河漢洫而不能寒。洫音互循舊鄉而顧懷兮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慊恨也音苦簟切貿舒解以自恣兮息惜翳而愈微惜安和貌伊淫切欻騰踴而上浮兮張曰欻暴起也說文云有所吹起諸

韻檢尋無從三火者杜子美虎牙行秋風歔吸吹南國文選江淹詩歔吸鵾鷄悲諸家多用從二火字莊子釋音第一卷朝菌註下云歔生芝也後漢張平子思玄賦歔神化而蟬蛻兮並作況物許勿二切云疾皃惟二字從三火今從上音俄滬濿之無依滬濿深廣皃上力廣切下余掌切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韓曰顥白皃楚詞天白顥顥又云雲霏霏而承宇顥音昊同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水一作川若有鈸余以往路兮孫曰鈸摹鉞也音述晏本作詆誘言也音恤馭凝凝以回復凝相疑也音擬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韓曰纚纚車也楚詞索胡繩之纚孫曰纚纚風聲也纚音灑類行舟迅而不息洞

然于以瀰漫兮（瀰漫大水皃上音彌下謨官切以字一本重作于字）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飃以遝擊兮（飃畢遙切遝音湯又他浪切）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瀺汩兮（瀺汩水流皃上音節下越筆切靈字一本作零雨二字）進怊悵而不得（怊敕喬切）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洋釋（童曰霾風雨土也音埋）施岳瀆以定位兮手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騫本作崩騫翔以上下以徊徨兮）聊按行而自抑（行一作衍）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瞰苦浪切）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韓曰公與許孟容書云先塋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自謹逐來消息存亡

不一至卿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殖今已荒穢恐便斬伐有哀憤毀傷之意與此賦同

山嵑嵑以巖立兮 嵑音虞 水汩汩以漂激 汩音骨又越筆切

魂恍惚若有亡兮 恍惚悵惘也音罔 涕泣浪以隕軼 浪音郎

瞵黃之黔漠兮 韓曰楚詞與瞵黃以為期註瞵黃昏時黔果實黑壤皃音掩 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 張曰馬融笛賦云佁儗寬容上勅吏切下音毅韻音擬

心回互以壅塞 互音戶佮作牙一本又作胖音支 鍾鼓喤以戒旦兮 喤音橫 陶去幽而開寤 曾蒙其復體兮 童曰曾蒙網也音曾樊復字一本作後 孰云桎梏之不固 桎手械梏足械上音質下姑沃切 精誠之不可

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

韓曰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居叶韻作去聲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滔而適戎兮指淳芒以縱步

韓曰史記老聃見周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迺著書五千餘言而去又神仙傳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掃門道見老子老子以長生之事教之

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

韓曰莊子蒙人逍遙篇云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是鳥也海運則徙于南溟一本作寓大算而遠去

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

孫曰禮記狐死正丘首仁也鳥獸之

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 孫曰禮記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迴過其故鄉翔鳴馬鳴號馬然後乃能去之 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晷而告懇

囚山賦

孫曰永貞元年公謫居永州元和九年有此賦補注晁太史無咎序公此賦于變騷曰語云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山林為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者皆陷穽也故賦囚山淮南小山之辭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謂賢人遠伏非所宜爾何至以幽獨為狴牢不可一日居哉然終其意近招隱

之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
離迾兮迾遮也音列又音例一本無對字若重墉之相襄爭生角逐上
軼旁出兮張曰軼字迭佚二音其下坼裂而為壕壑也音豪欣下頹
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漬厚土兮張曰沓合也漬漸物也昔達
合切漬疾智切蒸鬱勃其腥臊張曰周禮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腥音星臊
蘇曹切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汗而為曹韓曰汗固寒也西京賦涸陰沍寒曹偶也○沍胡故切與洿同俗作浯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

增勞斯民一作小人攢林麓以為叢棘兮韓曰山足曰麓易賓于叢棘疏云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麓音鹿虎豹咆闕代猛守之吠嗥孫曰咆嚎博物志云猛獄別名嗥亦咆哮音豪胡井曾以管視兮咆音庖闕虎檻切猛音陛嗥音豪左氏宣十二年目于曾井而拯註視虛廢井而求拯已東方朔傳以管窺天○曾集註曾目無明也又廢井也音鴛一本胡字上有予字曾又作殞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兇吾為柙兮韓曰兇似牛一角論語虎兕出於柙註云柙檻也匪豕吾為穽孫曰詩執豕于穽積十年莫吾省者兮韓曰公永貞元年乙酉歲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甲午為十年矣明年始召至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增蔽吾以

蓬萬聖曰以理兮賢曰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淈淈

愈膏肓疾賦

孫曰成十年左氏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肓爲也心下為膏公借此以論治國之理焉最元獻嘗親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肓音荒

景公夢疾膏肓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俯伏于堂下（俯伏一作伏身）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

政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卞和獻令璞之壁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垽張曰地垽有八垽又和土也垽戶連切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膚腠音夫湊營字一作腠外強中乾孫曰僖十五年左氏張脈僨興外強中乾言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識識驗也楚禁切果不得其所餐孫曰成十年左氏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名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餐七安切公曰固知天賦

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兮徒精厥
術如何為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
我謂于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
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
土之能塞 捧激勇切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諭
大子今察予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擗摽
感歎 孫曰詩寤辟有摽註辟傷心也摽拊心皃上音闢下婢小匹妙二切生死浩浩天地
漫漫 莫半切經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戚

童兒孫曰鮐魚名也鮐背謂背有鮐文鮐音台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為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羈絆馬絡繫也上居宜切下音半余能理亡國之刓弊刓剸也齊也五官切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紘音宏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泰也患出于邪佞身之憒也憒蒲拜切疾生于火風被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令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

闕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音魯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庶綏乎社稷一言而榮感退舍見上貞符序註一揮而義和匪昊孫曰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義和日御也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桑穀雉雊二事並見上貞符註雊古候切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噤巨禁切踧敛茫然踧音局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匍扶蒲二音匐音伏又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字一本作活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天

壽為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三

論

封建論

童曰唐宗室傳贊曰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時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謂郡縣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補註蘇內翰志林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

藥顏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范太史唐鑑亦以公之論為然以謂後世如有王者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又武威孔氏曰韓退之文章過于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一有則字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

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童曰說文云榛叢也文選註云聚皃○榛側佐切鹿豕狂狂張曰鹿子曰狂豫曰狂狂豕貌○狂音丕人不能搏噬搏噬音博誓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一作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嚴曰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作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

而瓜分之孫曰瓜分者言割瓜也瓜如字一作瓠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輪音倫輻音福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童曰詩兔罝公侯干城扞干同音戶旦切守舒救切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韓曰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孫曰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

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懿公即位伯御即括孝公名稱懿公之弟事亦見史記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厥後閻罴之輕重者有之韓曰宣三年左氏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罴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韓曰桓五年左氏王以諸侯伐鄭伯鄭伯禦之祝聃射王中肩王中肩亦有之韓曰隱七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凡伯于楚江以歸襄三年左氏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萇弘○萇音長天下乖蠥音庚無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與韓曰說文云掉搖也左氏尾大不掉徒爭切遂判為十二合為七

國合一作吞威分於陪臣之邦國珍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
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
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
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
其有由矣一無其字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賦貨負鋤梃
謫戍之徒孫曰賈誼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
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矣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鍛謫戍之
衆不亢於九國之師而成敗異變何也圜視而合從孫曰
圜視而起亦見賈誼論
圜視驚愕也從子容切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

叛吏（韓曰叛人謂陳勝吳廣之屬）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各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孫曰高祖十二年擊黥布為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孫曰謂賈誼主父偃欲分王子弟也）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韓曰叛國謂吳楚七國反也）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

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
鎮擁重兵者 州縣之設固不可草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
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 韓曰叛將謂藩
土子其人遬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
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 理一作治 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
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 孫曰戎謂戎事黷音讀 大凡亂國多理
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
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

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苛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孫曰漢書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曰

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帝一入不能堅守士卒戰克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罷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克敵以故克者數百人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後名以為雲中太守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

聞黃霸之明審

韓曰漢書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入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覩汲黯之簡靖

韓曰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苛細為淮陽太守卧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拜之

可也復其位可也補註即謂孟舒魏尚黃霸復守雲中潁川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補註即謂汲黯以卧治東海。輯音集藉入切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咸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遵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一本違矣上有斯必二字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韓曰締說文云結不解也。締丁計切韓曰說文眙目直也。眙痴智切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

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撐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

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草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

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程敦夫論曰封建古之良法錯出于傳記寧知非聖人意哉今曰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不欲去之審若是耶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管蔡之難固當刑之如異姓之韓彭同姓之吳楚也然方且命微子以繼商封同姓以五十何哉蓋成王不以先代之嗣為可廢周公不以害已之親為可絕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何知焉若曰湯武不得已者私其力耶苟不私其力則無庸封之矣勝夏去商雖不期而會然所賴者特在伊呂湯武待之固當如罷侯之秦錮親之魏矣彼獨不然三等之爵初不之變而千八百國益倍

于前何哉湯武知天下不可以獨治故強枝葉而固本根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弗察焉太抵子厚徒見魏晉之弊思欲有所懲艾且又上太宗以來羣議蜂起彼其淺中狹慮期有以度越前人設為誇言不自知覺殊不知公而不私者乃所以為聖人意也黃唐曰以封建非聖人意歟則易于比言親諸侯于豫言利建侯于晉言錫馬蕃侯而繫辭言研諸侯之慮列爵分土見于書諸侯之地序于禮不能錫命諸侯剌于詩安得謂聖人之意不在是乎以郡縣不可草而行之理且安歟則二漢酷吏傳唐酷吏傳讀之令人拂膺安得謂不可草而治安實賴乎大抵有聖君有善人非聖君無善治則諸侯得人守令亦得賢不肖顧所駕御者如何耳為用守令亦不為用人无奚必執子厚之說泥一偏之見哉

四維論

孫曰管子牧民篇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韓曰公意謂廉恥自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一無也字）世人之命廉者（一無世字）曰不苟得也（一無也字）世人之命恥者（一無世字）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

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
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
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
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
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
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
則覆四維絕則滅並見題註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
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背惡矣苟得矣從枉矣諸本

作苟得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韓曰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公以為未盡也作此論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與孟子修之之說有以異乎黃曰孟子以仁義忠信謂之天爵使人知有仁義篤于自信又知天天理之自然則能求諸內而不求諸外此其意也子厚從而易之曰天爵不在乎仁義忠信而在于明與志且謂仁義忠信非明不能鑒非志不能取

故有是說殊不知仁義忠信繼之以樂善不倦雖不及明與志而二者固在其中矣樂善非明以鑒之者然乎不倦非志以取之者然乎孟子之言簡而備學者可以意會猶以未盡而必之子厚亦費于言哉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見題註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于其躬孫曰易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俾為至靈俾卓音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于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

氣注于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眡眡于獨見韓曰說文云眡目也音諄淵淵于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誰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于人猶陰陽之于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誰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韓曰撓釋文云擾也○撓女巧

切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畜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孫曰）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孫曰論語又曰抑為）明之謂也為之不厭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

克明而有恒受于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于斯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孫曰左氏昭公十九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韓曰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其取焉哉取非其招不往也守道不如守官信孔子之言矣公乃曰傳者之誤其果然哉嘗味其言至有曰失其

道而守官者古人不與也意當時必有竊聖人之言違道而居官者公故為此論云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見題註）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無也字）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一本作命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

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孫曰昭十一年左氏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預註云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行音戶剛切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衆伍殷輔陪臺之役孫曰周禮設其參傳其位陳其殷置其輔註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者亦謂臣也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慘孫曰扑小擊也梏拲者周禮上罪梏拲而桎梏手械拲兩手共械○桎梏居沃切拲居悚居玉二切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

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人之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一本工字作公下有者字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于天下矣矣一作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一本失官下有之事二字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

韓曰嘗觀孔頴達禮記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著為十二月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朔此是時

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行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固已疑之公曰夏后周公之典逸矣信然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候（孫曰每月六候故十二候）迎日步氣（步謂推步）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于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雖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徑古定切術音遂按禮記當作遂）相土宜無聚大衆季

春利堤防達溝瀆音讀止田獵備簪蟲器合牛馬百工無悖
于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
聚百藥此一句在禮記乃孟夏非仲夏季夏行水殺草養田疇美土疆
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葬此一句季夏非孟秋仲秋勸人種麥
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擧五穀之要合秩芻養
犧牲此二句季夏非是季秋趨人牧飲張曰趨疾也逡遇切韓曰音促務蓄菜此二
句仲秋非作季秋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韓曰說文云竇空也窖地
藏也上音秋非孟冬韓曰說文豆下音教修囷倉此四句仲秋非孟冬韓曰說文囷倉之圓者也○囷區倫切謹蓋

藏才浪切又如字勞農以休息之韓曰說文云勞慰也朗到切汝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自合諸侯以下至此季秋非季冬斯固侯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韓曰省察也囹圄獄也○省息并切囹音零圄語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

秋無以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
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
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
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關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
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
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
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
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

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張曰鼽月令云人多鼽嚏說文云鼽病寒鼻塞也○鼽音求嚏丁計切蝗蟓五穀不熟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天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韓曰說文堡提也障也堡音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孫曰夏小正周時訓二書名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一無時字將因循放蕩而昏無其意焉爾于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

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一有之字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煞書于方冊與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韓曰焯明也說文曰音灼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

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衰孫曰奇衰不正也上居宜切不與邪字同二字出周禮其有闕然而不顧者韓曰說文云闕不道忠信之言為闕口魚巾切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于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文闕

斷刑論下 斷都玩切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于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孫曰二句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大夫聲子之言）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冬為善者（一無冬字）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一無夏字）必俟春夏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

善者必懈韓曰說文云懈怠也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居隘切巳下並同毆音區下同毆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是毆天下之人而入于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

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韓曰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孫曰後漢范滂傳皆三木囊頭手足皆有械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加連鎖而致之

獄吏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蘇曹切）痺不得搖（韓曰說文云痺足氣不至病○痺必至切）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韓曰說文曰瞑目不明也○瞑莫定切）支不得舒怨號之聲（怨號並平聲）聞于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于物者

也聖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于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于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雜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丁浪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

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孫曰說文云蚩蚩敦厚貌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在集賢院為徵天下兵討淮西作孫曰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用甲寅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遣

兵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奪
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為集賢院
正字作也韓曰公此論意謂淮右一方負固似
不足以動天下之兵誠有此理然自少誠死元
濟繼立十有八年而兵不解迨憲宗元和十二
年始克平之則前日之所以申其惡于天下者
亦所不免哉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 孫曰莊二十九年左氏之文
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 孫曰負恃也固險固也 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于天下
也聲其惡于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

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
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内必棄于其人外必棄于諸侯從
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
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
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
其害物也小則詰誓儆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
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
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

朘宣朘字韓曰朘縮也音
作沒一作私一作傷老人

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
外不犯于諸侯其過惡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修文德
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
也故私之私之故鼓鐘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
壞兵車之軌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
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
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于戰國而生
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

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韓曰左氏隱三年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弗聽公謂石碏之論有不可榮者故從而辨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小陵長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撰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

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
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
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
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
于是矣一無矣字自中人而降守公入乃理韓曰晉世家厲公多外嬖欲盡敗一作賊固不足焉晉厲死而悼公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為君令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戰乎于是逐不臣者十人修舊功

施德惠

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韓曰宋世家僖公七年宋大水魯使臧文仲往弔公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僖公也及襄公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襄公弗聽遂與楚戰敗傷于泓而卒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韓曰張祿范雎也穰侯魏冉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拔魏范雎說秦王曰臣在山東時謂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王于是廢太后黜穰侯以范雎為相封應侯事見史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韓曰成魏之弟璜翟璜也文侯二十五年以成為相時吳起事魏有功至武侯立以田文為相起不悅自是去魏之楚楚史璜胡光切親不足與也荷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

韓曰晉史苻堅招王猛一見如舊堅繼立遂以猛為中書侍郎日見親幸特進姑臧侯樊世與猛爭論于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于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曰燕矣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韓曰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時已用于秦然胡亥嘗有私于趙高及即位高遂誣斯反狀腰斬咸陽市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相事見史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窾礙而不安童曰窾苦管反礙五代反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既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童曰咻說文云

痛念聲孟子衆楚人咻之音休又況羽切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朱汶